

名家评说书系
金宏达 主编

茅盾评说八十年

博采史料

多元声音

学界风云

人文情怀



钱振纲◎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茅盾评说八十年

钱振纲 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茅盾评说八十年 / 钱振纲编. — 北京 :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1.4
ISBN 978-7-5039-5019-3

I . ①茅… II . ①钱… III . ①茅盾 (1896 ~ 1982) — 文学研究
IV . ①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43573 号

茅盾评说八十年

编 者 钱振纲
责任编辑 潘 艳
封面设计 杨林青 雪 媛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 52 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84057666 (总编室)
(010) 84057690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6.75
字 数 300 千字
书 号 978-7-5039-5019-3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有误, 随时调换

目 录

丛书主编谈

- | | | | |
|---|--|------|-----|
| 1 | | 巨匠风骨 | 金宏达 |
|---|--|------|-----|

本书编者前言

- | | | | |
|---|--|-------|-----|
| 4 | | 风雨八十年 | 钱振纲 |
|---|--|-------|-----|

忆念

- | | | | |
|----|--|-----------------|------------|
| 11 | | 怀茅盾 | 沈志坚 |
| 15 | | 略谈雁冰兄的文学工作 | 叶圣陶 |
| 18 | | 茅盾先生生活点滴 | 叶以群 |
| 21 | | 感谢 | 沙 汀 |
| 23 | | 雁冰先生印象记 | 吴组缃 |
| 28 | | 一段旅途回忆 | |
| | | ——追记在茅盾先生五十寿辰之日 | 张恨水 |
| 30 | | 走访茅盾 | 【法】苏姗娜·贝尔纳 |
| 40 | | 茅盾先生的为人与治学 | 万树玉 |
| 45 | | 记茅盾和孔德沚 | 金韵琴 |
| 55 | | 圆梦 | 韦 韬 陈小曼 |

钩沉

- | | | |
|-----|----------------------|---------|
| 71 | 关于《幻灭》
——茅盾收到的一封信 | 罗 美 |
| 75 | 《子夜》和国货年 | 瞿秋白 |
| 79 | 茅盾著长篇小说《子夜》 | 吴 宓 |
| 82 | 《子夜》 | 吴组缃 |
| 85 | 《子夜》 | 朱自清 |
| 90 | 《子夜》丛谈 | 鲁 迅 |
| 92 | 《霜叶红似二月花》 | 吴组缃 李长之 |
| 96 | 从《腐蚀》谈起 | 刘思慕 |
| 98 | 《清明前后》 | 刘西渭 |
| 106 | 读《清明前后》 | 夏丏尊 |
| 111 | 《子夜》与《战争与和平》 | 郑朝宗 |

争鸣

- | | | |
|-----|----------------------------------|-----|
| 119 | 从东京回到武汉
——读了茅盾《从牯岭到东京》以后 | 钱杏邨 |
| 146 | 《子夜》的艺术思想及人物 | 韩侍桁 |
| 158 | 《子夜》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的文学 | 冯雪峰 |
| 162 | 重读《夜读偶记》 | 巴 人 |
| 166 | 对《夜读偶记》的一个质疑 | 郭志今 |
| 172 | 诱惑与困境
——重读《子夜》 | 徐循华 |
| 182 | 评《子夜》所谓“主题先行”
——对“重写文学史”的一点看法 | 庄钟庆 |
| 188 | 且说“文学大师” | 陈 辽 |
| 190 | 伟大也要有人懂 | 曾镇南 |

202	谈论人物应坚持求实态度	
	——写在读《我与茅盾的一段情缘》后	如 玉
205	附：《我与茅盾的一段情缘》	秦德君 口述 刘 淮 整理
216	指误一则	陈福康

论列

219	试论茅盾的“农村三部曲”	丁尔纲
227	且说《春蚕》	唐 弢
230	谈《子夜》的结构艺术	叶子铭
240	《子夜》与1930年前后的中国经济	孔令仁
253	《子夜》与《金钱》	曾广灿
258	茅盾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贡献	王 瑶
272	茅盾和新浪漫主义	孙慎之
286	茅盾与童话	孔海珠
297	茅盾散议	胡 风
302	论《子夜》的“新写实”叙事特征	王中忱
314	易性想象与男性立场	
	——《蚀》与《野蔷薇》中的性别意识分析	李 玲
328	茅盾《子夜》的思想资源	曹万生
336	茅盾	夏志清
349	关于茅盾的《子夜》	李 牧
353	茅盾的《子夜》	司马长风
357	由入迷至失望：茅盾与尼采（1920—1921）	【斯洛伐克】高利克

研究综述

369	半个世纪以来各国茅盾研究概述	李 岫
383	关于茅盾的几次论争	陈芬尧

附录

397	茅盾传略	孙中田
403	茅盾研究资料目录索引（1981—2010）	李 刚

后记

巨匠风骨

金宏达

现今，民生问题日腾于众口，瞩目于文学的人，免不了想起文学与人生的关系。“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自屈原以来，中国文学就有关关注民生的渊源。五四时期，著名的文学研究会，高张“为人生”的大旗，从此，文学在社会上就有了响应和声势。人生并不等同于今之所谓民生，但作家的目光一旦落在人生的领域，民生、民瘼，显然是最为抢眼的。

文学研究会有一员主将，就是茅盾。起初，茅盾并不写小说，他以早熟的才华，编辑《小说月报》，评说文坛大势，胸中饱蓄时代风云。大革命失败后，他转入创作，随着《蚀》、《虹》等作品的问世，他使为人生的文学，展露出成长的丰华，作为新文学的园丁，他的辛劳依然。

“茅盾”这个名字，就是彼时所取，原本直用“矛盾”，后经人建议微调为“茅”，以切姓氏。社会与人生，何往而无矛盾？能如此直面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矛盾，诚可谓是真的智者。从一开始，他便是以这种精神锲入、驰骋于纷纭综错的社会现象，试图探骊得珠。于是，不难理解，很快就有了划时代的《子夜》降临。久醒于长昼的人们已是很难体会那种惊喜，那是真正在子夜时分所见的霹雳般的光亮，照出一幅当时中国社会、人生与民生的全景图。也许，今天论者或可訾议，作品中的各色人物是否太重阶级的畛域，但是，当你再次

打开作品的画卷，仍会为他们栩栩然的本色和活色所倾心。那些人物都不是凭空而来的，为亲睹多头与空头的厮杀，他曾经多次出入交易所，这一点，但看他的《交易所速写》即可得知。在他之先，尚无一个作家，如此真切描绘过中国民族资本家的生态和业态。像吴荪甫这样的资本家，诚然站在穷人的对立面，却也有他许多不解的纠结。作为一个前辈“海归”，他受过西方现代文明的熏陶，也未尝不懂憬于现代化中国的富强，有雄心、有魄力也有手段，而在各种社会力量的交会抗衡中，却最终惨败于与买办资本家赵伯韬的角逐。作品所聚焦的国计民生问题是，在当时多重压迫下，中国的民族资本家何去何从？中国社会又向何处去？今天人们爱讲话题性，此即当时值得人们热议的话题。以是之故，无劳发行者花钱打榜，《子夜》迅即畅销。

也许受此鼓舞，茅盾随后又写出《春蚕》和《林家铺子》等名著，愈见他的悲悯宽广。他把镜头对准“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更低层级，且看“虾米”们如何在生死泥泞中蠕动挣扎。“穷年忧黎元，叹息肠中热”，对于老通宝、林老板以及无数弱势人群的哀痛，茅盾感同身受，在他的笔下，此时，关注民生，更直接的便是表现民瘼。瘼者病苦也，只有身历这些“小鱼”、“虾米”们火热水深、哭告无门的困境，才能理解民瘼之沉重如斯。数十年后，我们颇为奇异地经历了一次对《林家铺子》的大批判，据说对林老板的同情便是阶级的调和与投降，当时在学校里，被令写批判文章，就怎么也弄不懂其中的玄机，后来，由这一思路想开去，方知原来民生、民瘼的概念，那些号称“唯我独革”的人是一点也没有的。

作为一位作家，茅盾受到人们广泛尊重，首先就因为他将关注民生、民瘼视为自己神圣使命，以自己的扛鼎之作实践了“为人生”的素志。在佳作迭出已届知天命之年时，他还曾说：“平凡的经验只能产生平凡的故事，我所苦恼而亦感惭愧的，乃是不曾写出中国的最平凡而其实是最伟大的老百姓。”这真是一种伟大的苦恼和惭愧，其所以有如此，乃是因为目标的远大和伟大，一位卓有成就的作家尚念兹在兹将老百姓高高置顶，委实是我们今天要特别感念的。

不同于其他一些作家，新中国成立后，茅盾已不再推出新的创作。客观而言，他担任了迄今为止任期最长的文化部长，公务冗繁；另一方面，他也并非没有继续写作的冲动，还曾给周总理写过报告请创作假。然而，我们没有看到他有什么配合中心的创作计划，有的只是打算完成《霜叶红于二月花》的续篇。严格地说，《霜叶红于二月花》是一部“历史”小说，即使在一种极不正常的人文生态环境中，他也需要凝神屏气，审视历史，梳理脉络，逼近真实，而不是一味“假大空”，搞“神马都是浮云”。他是一位写实主义的巨匠，这一点他始终没有背叛自己。虽然最终未能如愿写出续篇，似乎也并不值得遗憾。在那些变生不测的岁月里，他保持着静定的风范和可贵的清醒。当年，根据他的小说《腐蚀》改编的电影横遭批判，他拒做回应，愀然置之；而事隔不久，于此书再版时，他更泰然自若，拒做任何修改。早年他就说过：“自从离开家庭进入社会以来，我逐渐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遇事好寻根究底，好独立思考，不愿意随声附和。”一个好的现实主义作家，最高信仰就是真实，他不得已而选择佛郁和沉默，内心却一定汹涌着无边波澜。

在人类的文字生涯中，“为人生”三字最是看似容易，却实艰辛。为人生必重真实，而太讲真实就难免“为有壮志多牺牲”矣。也许最让人气沮的是，它还会在一派嘻哈娱乐物质主义中被消解渐灭。早些年有一家机构发布“世纪文学大师”的排行榜，茅盾竟飒然落榜去也。这本也没什么大了不得，权当风过耳罢了，只是我们还是要认真期待一届届承办不辍的茅盾文学奖，借“为人生”的力作，传达出令人欣忭的消息来。

2011年1月

风雨八十年

钱振纲

近些年来，茅盾似乎交了华盖运：一是不断有学者奚落他生前热闹，身后寂寞，指责他当年不应为了政治，为了革命而主题先行，牺牲了艺术；同时，普通读者也对他减少了热情。事实是否真像某些学者所指责那样？他的作品为什么不能永久走红？对于关心茅盾其人其文的读者，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30年文学”史上，茅盾无疑是“为人生”文学主张的积极倡导者和忠实躬行者。早年，他主持《小说月报》的革新，为新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不久又作为早期共产党人，参加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虽然因一度看不清革命的正确道路而脱党，但不久就振作起来，以左翼作家的身份继续投身于革命。在那中华民族存亡绝续的时代，他没有躲进象牙塔去潜心构制所谓“不朽之作”，也没有像当时许多消遣小说作家那样，为了养家糊口，就置社会责任于不顾，连自己的艺术灵魂也一同出卖给文化市场。虽然他也以卖文为生，但却写出了数量可观的无愧于时代的作品。

茅盾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文学刊物编辑、文学评论，都可圈可点；其长篇小说创作，尤其为人们所称道。他小说创作的最突出特点，是大视野地有深度地描写他所在时代的富有时代感的现实生活。如果不以写作时间为顺序，而按其所反映生活的先后，我们可以将茅盾的重要长篇作这样的排列：《霜叶红似二月花》、《虹》、《蚀》

三部曲、《子夜》、《锻炼》、《第一阶段的故事》、《腐蚀》。通过阅读这些作品，读者可以对自“五四”前后到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社会历史和精神风貌的变迁有一个形象而不失深刻的了解和感受。在“30年文学”史上，除茅盾外，长篇小说作家还可以举出许多：巴金、老舍、李劫人、王统照、萧军、萧红、沙汀、路翎、钱钟书、丁玲、周立波、张恨水、黄谷柳等等。他们各有自己的取材范围，艺术上也各有千秋。但就反映时代的广度和深度而言，茅盾无疑首屈一指。

《子夜》是茅盾的代表作。这部小说出版后不久，瞿秋白就著文《〈子夜〉与国货年》指出：“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长篇小说。”“一九三三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除了《子夜》，瞿秋白对于《蚀》三部曲中的《动摇》也欣赏有加。他在就义前所写的《多余的话》中，曾动情地写道：

“告别了，这世界的一切！”

“最后……”

“……中国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动摇》，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很可以再读一读。”

耐人寻味的是，同样将茅盾的作品与曹雪芹的《红楼梦》、鲁迅的《阿Q正传》排列在一起的还有鲁迅。他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谈到“国防文学”问题时写道：“‘国防文学’不能包括一切文学，因为在‘国防文学’与‘汉奸文学’之外，确有既非前者，也非后者的文学，除非他们有本领也证明了《红楼梦》、《子夜》、《阿Q正传》是‘国防文学’或‘汉奸文学’。”这些正式和非正式的评价已经足以说明茅盾作品的品位。鲁迅和瞿秋白的这种排列，虽然可能或出于个人的审美偏好，或因为某种特殊的语境，但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他们拿来与《红楼梦》、《阿Q正传》这些中国顶级作品相提并论的绝对不会是平庸之作。

实际上，鲁迅并没有因为怀有启蒙主义的目的而损害了其《阿Q

正传》的艺术价值，茅盾也没有因为关注现实政治问题而降低了《子夜》的艺术水平。使我感到兴味的倒是相反的一个问题：如果鲁迅没有启蒙思想，茅盾不关注现实政治，他们还会写出《阿Q正传》和《子夜》吗？因此，窃以为那些喋喋不休的关于茅盾由于执著于政治而损害了其作品艺术水平的皮相之谈可以休矣！

对于文学作品的欣赏不仅由作品自身的水平所决定，它还与欣赏主体的审美倾向和审美水平相关联。读者对于同时代的作品就会各有所好，各取所需。不见得高水平的作品就一定会人人喜读。当年喜读张资平三角恋爱小说的读者就未必会喜读《子夜》。何况“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没有哪个作家可以永久走红。随着时代的迁移，人们对于茅盾作品阅读兴趣有所减弱是正常现象。这并不能成为论证茅盾作品艺术水平低下的论据。

文学接受还有一个规律，即同样的作品在不同时代会受到冷遇或欢迎。明中叶，“前七子”和“后七子”曾主张“诗必盛唐”，称宋诗“俱无足观”。当时唐诗成为诗人们模仿学习的主要对象。而至晚清，诗坛上又兴起了与此相对立的宋诗运动，宋诗又受到时人的特别推重。如果有人只根据某一时期人们的好恶来判断文学作品的价值，其结论是难以服人的。同样，80年代以来，由于社会的转型、政治思潮的变迁以及人们对建国以来文学过度政治化的逆反心理，一些读者对茅盾小说的热情有所减弱，而重新对某些言情和武侠小说发生兴趣是可以理解的。但文学评论者却不应据此就遽下定论：某些作家是大师，而某些作家不是大师。

贬抑茅盾的学者自称是从审美的角度来衡量作家。其实，他们不过是在对新的社会政治思潮作蹩脚的迎合。新时期以来，随着政治思潮的转向，茅盾所属的左翼思潮成为需要重新考察的对象，茅盾其人其文自然也就成为“重写文学史”者重点审察的对象。这本来是一项严肃而有意义的工作，也为茅盾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但人们的理论思维总赶不上对于政治风向的敏感。因而在少数学者那里，严肃的反思便转化为对于茅盾艺术成就的简单否定。这些学者要想紧跟

政治思潮的转向来重评茅盾，同时又感到分析茅盾思想复杂性非常困难，于是便避难就易，转而夸大其辞地攻击茅盾作品的艺术缺陷，并以此从根本上否定茅盾小说，尤其是《子夜》的艺术成就。茅盾的一些作品确实存在艺术缺陷，这是早已众所周知的。30年代，曾给予《子夜》很高评价的瞿秋白就曾认为“它还有许多缺点，甚至于错误”。以往其他评论文章中也不乏此类批评。但为什么同样的艺术缺陷在过去没有成为人们否定茅盾文学成就的依据，而80年代后期以来却成为某些学者的这种依据了呢？

郁达夫在《怀鲁迅》一文中曾说过一句很精辟的话：“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虽然这几乎已成熟话，但我要再次将其奉送给那些随意贬抑茅盾而立异鸣高的人。中国当代文苑中实在太缺少《子夜》那种大视野而又敢于直面社会的长篇小说了。

从1921年1月，茅盾就因改革《小说月报》而引起文坛的注意，只是当时人们还没有将其作为作家加以评论。作为作家的茅盾被评论是自1928年2月开始的。最早评论茅盾小说创作的是白暉的《近来的几篇小说》。该文发表于《清华周刊》第29卷第2期上。从这篇文章算起，茅盾评论至今已有80余年了。

在这八十余年茅盾评说中，不同意见之间的分歧和争鸣一直没间断。最早的争论是围绕着《蚀》三部曲进行的。由于《蚀》三部曲流露了一些悲观彷徨的情绪，因而受到以钱杏邨、傅克兴等太阳社、创造社成员的严厉批评。另有一些文章则肯定这部小说对于时代的反映。茅盾自己也写了《从牯岭到东京》、《读〈倪焕之〉》等文章对钱杏邨等人的批评进行反批评。1933年1月《子夜》出版。左翼及许多其他评论者多给以很高评价。但已经退出左联的韩侍桁则发表《〈子夜〉的艺术思想及人物》一文，闪烁其词地唱起反调。他说《子夜》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但他的伟大只在企图上，而没有全部实现在书里”。冯雪峰不久即撰写《〈子夜〉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的文

学》一文予以反驳。40年代的茅盾评论也多为肯定的意见，只有郑学稼在《茅盾论》一文中曲折地表达着不同观点。建国后“十七年”，中国大陆的茅盾评论继续着30、40年代的评价方向，明显的分歧只发生在对待《夜读偶记》提出的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二分文学史观问题上。而60、70年代的台港和海外，则有李牧、司马长风、夏志清等人在他们的著作中体现着程度不同的贬抑。1981年3月茅盾离世，茅盾研究却在大陆掀起高潮。这一高潮持续到1988年，但90年代以来仍不断结出累累的研究硕果。而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贬抑茅盾的议论不时出现。这些议论虽然受到茅盾研究界的强烈抵制，但因其与时风相合，其影响仍不可低估。纵观80余年的茅盾评说，可知其始终与不同观点的分歧相伴，也始终与政治的风风雨雨交织。

茅盾研究的丰硕成果为编选本书提供了充实的资源，也给编者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为了体现不同观点的对峙、不同领域的研究，特别是篇幅的限制，许多为茅盾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学者的文字难以收入。这些学者有邵伯周、查国华、吴奔星、王嘉良、李标晶、唐金海、吴福辉、钟桂松、史瑶、金燕玉、邱文治、李广德、徐越化、朱德发、翟德耀、李庶长、段百玲、钱诚一、余连祥、丁茂远、李继凯等等。敬请体谅！

在本书的编辑体例和文献取舍上，金宏达先生提供了宝贵意见。我的博士生李刚和硕士生石志浩两位同学在资料收集方面也作了不少工作。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2010年10月

| 忆念

